

粤语框式虚词结构的句法分析*

邓思颖

提 要 本文把粤语常见的虚词按照框式的观点进行描述性的分类。虽然前后置虚词在语义上相当接近,然而,后置虚词对谓语有较多的要求,而且往往进一步表达了一些前置虚词所缺乏的意义和功能。在句法上,前后置虚词组成一个短语,后置虚词作为这个短语的中心语。此外,从虚词的层面来说,粤语是分析性的,而普通话具有较多综合性的特点。

关键词 框式结构 虚词 粤语 句法学

一 引言:“框式结构”

刘丹青(2003)对于汉语介词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框式介词”的分析。他所讲的所谓“框式介词”,是指前置词和后置词形成一个框式,例如“在桌子上”,前置词“在”和后置词“上”成为一对框式介词。

按照刘丹青(2003)的分析,方所类前置词和方所类后置词的结合(例如上述的“在……上”)都有赋予题元的作用。由于框式介词其中一个成分在一定句法条件下可以省略,换句话说,这种框式介词的组合无论在语义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好像有点儿“冗余”,成为汉语语法的一个特点。按照刘丹青(2003)所提出的这种“框式”的观点,我们把它应用到粤语语法的分析。我们主要以香港粤语(以下简称“粤语”)作为研究对象,把粤语常见的虚词按照框式的观点进行描述性的分类,讨论它们的语法特点,并且提出一个初步的分析,作为日后研究粤语和其他汉语方言虚词的理论框架,对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 粤语框式虚词结构的分类

我们考察的粤语虚词,主要包括一般语法著作所说的副词和助词两大类。粤语跟普通话的情况差不多,副词基本上分布在动词之前,如下例中的“一定”:

(1)佢地一定会去。他们一定会去。

* 本文的构思最早在 2005 年初笔者任教香港理工大学中国语言学硕士课程“粤语研究”时形成。本文的初稿曾在由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2005 年 12 月 12~14 日)宣读,本人感谢与会学者的提问。在写作过程中,衷心感谢以下各人跟本人进行有用的讨论(按拼音序):刘丹青、欧阳伟豪、施其生、张洪年、张庆文等人。当然,文中的错漏与上述各人无关。本研究能够顺利完成有赖香港理工大学研究项目“Studies on the Syntactic Analyticity of Chinese Clauses”(A-PA3S)的资助,特此致谢。

在粤语语法学界里,不少的学者认为粤语有一种“后置副词”。^①如下面例中的“咁滞”,在普通话中与之对应的词是位于动词前的“差不多、几乎”等副词。按照普粤对应的考虑,学者往往把粤语这种副词称为“后置副词”,以别于在动词前的副词。为了方便本文讨论,我们把位于动词之前和动词之后的副词分别称为“前置副词”和“后置副词”。^②

(2)佢讲完咁滞。他差不多讲完。

至于粤语的助词,按其分布的位置,可分为“词尾”和“句末助词”两类,前者出现在动词之后,如例(3)表示情态(modality)的“硬”;后者出现在句末,如例(4)表示限制焦点的“咋”。

(3)佢升硬。他一定升职。 (4)我睇咗一本书咋。我只看了一本书。

框式结构由前置成分和后置成分共同组成。如果把这个概念应用到虚词的分析,框式虚词结构应该由前后两个虚词组成。为了方便讨论,我们把框式虚词结构的前置成分和后置成分分别称为“前置虚词”和“后置虚词”。前置虚词由前置副词所组成;按照传统语法学的观点,我们把后置虚词划分为词尾、后置副词和句末助词三种。因此,根据组成框式结构的词类,我们把粤语框式虚词结构分为三个大类:

前置虚词……后置虚词

第一类:前置副词……词尾

第二类:前置副词……后置副词

第三类:前置副词……句末助词

前置虚词在粤语的使用跟普通话的情况差不多,都非常普遍。不过,比较特别的,要算是后置虚词在粤语的丰富使用。由于前后置虚词在粤语都很丰富,因此,粤语呈现了富有特色的框式虚词结构,成为粤语语法一个重要的特点。^③在以下的一节里,我们首先以描述性的角度分别介绍这三种粤语框式虚词结构。

三 粤语框式虚词结构的三种类型

3.1 第一类框式虚词结构:前置副词……词尾

第一类框式虚词结构由前置副词和词尾所组成。^④这类结构的例子主要包括:

(5)佢一定升硬。他一定升职。 (6)你地可以去得。你们可以去。

(7)我地最好睇翻套戏。我们最好看一套电影。 (8)佢不𨋖病开。他一向生病。

(9)佢再教翻书。他再教书。 (10)你再做过!你重新再做!

(11)你最好预早印定份(handout)。你最好预先复印好那份大纲。

(12)佢地都走晒。他们全离开了。

如果按照语义和功能的划分,有些框式虚词结构跟情态有关,例如上述的“一定……硬”、“可以……得”、“最好……翻”;有些跟体(aspect)和事件(event)有关,^⑤例如“不𨋖……开”、“再……翻”、“再……过”、“预早……定”;有些跟量化(quantification)有关,例如“都……晒”。^⑥

3.2 第二类框式虚词结构:前置副词……后置副词

第二类框式虚词结构由前置副词和后置副词所组成。这类结构的例子主要包括:

(13)佢当然去定啦!他当然去了! (14)你先搞掂呢啲先。你先做好这些事情(然后再说)。

(15)你再饮杯添。你再喝一杯。 (16)我差唔多讲完咁滞。我差不多说完。

(17)唔单只冻,仲落雨添!不光冷,还下雨呢!

如果按照语义和功能的划分,跟情态有关的框式虚词结构包括“当然……定”;跟事件有关

的包括“先……先”、“仲……添”、“差唔多……咁滞”；跟量化有关的包括“再……添”。

3.3 第三类框式虚词结构：前置副词……句末助词

第三类框式虚词结构由前置副词和句末助词所组成。这类结构的例子主要包括：

- (18) 究竟边个去先? 究竟谁去? (19) 唔通佢得奖咩? ⑦ 难道他得奖吗?
(20) 不如你主持会议呢。不如你主持会议,好吗?
(21) 或者佢肯煮饭挂? 他或许肯煮菜呢?
(22) 你暂时咪讲个答案住。你暂时别把答案说出来。
(23) 我啱啱洗车嚟。我刚刚洗车。
(24) 我净系饮咗一杯咖啡咋。我只喝了一杯咖啡。
(25) 你咪去啰。你去不就行了吗?

按照语义和功能的划分,跟语气有关的框式虚词结构包括“究竟……先”、“唔通……咩”、“不如……呢”、“或者……挂”;跟事件有关的包括“暂时……住”、“啱啱……嚟”;跟量化和焦点有关的包括“净系……咋”、“咪……啰”。

四 前后置虚词的一些异同

这些粤语虚词分析为“框式结构”,主要考虑到它们在语义上相当接近,前后置的虚词在句子里好像有点儿“冗余”,有时候甚至可以允许省略其中的一个虚词而不会造成理解上的问题。试比较下面的例子。

第一类框式虚词结构:

- (26) 佢一定升硬。他一定升职。 (27) 佢一定升。
(28) 佢升硬。

第二类框式虚词结构:

- (29) 我差唔多讲完咁滞。我差不多说完。 (30) 我差唔多讲完。
(31) 我讲完咁滞。

第三类框式虚词结构:

- (32) 究竟边个去先? 究竟谁去? (33) 究竟边个去?
(34) 边个去先?

上述第一组的前置虚词“一定”和后置虚词“硬”都表示认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Tang 2003),即使缺少了任何一个虚词,如例(27)和(28),认识情态的意义仍然保留,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第二组的前置虚词“差唔多”和后置虚词“咁滞”都表示接近程度的意义(饶秉才等 1981,麦耘、谭步云 1997,邓思颖 2006 等)。例(30)和(31)显示即使少了其中一个,那种接近程度的意义还在。第三组的前置虚词“究竟”和后置虚词“先”都用在疑问句里,这个“先”用作加强提问的语气,跟“究竟”的意义差不多(张双庆 1997)。无论它们两个一起出现,如例(32),或者光用其中一个,如例(33)和(34),都具有那种加强提问语气的意义。

由于前后置虚词在语义上的相似性,表面上好像造成了框式结构在语法里的“冗余”。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比较这两种虚词,还是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一些差异,呈现了不对称的现象。

首先,框式虚词结构的后置虚词对述语/谓语有较多的语义要求。以第一类框式虚词结构为例,表示情态的“硬”和表示分指意义(distributive reading)或全称量化(universal quantification)的“晒”要求谓语表示一个终结(telic)的事件(Tang 1996, 2003),如下面例(35)、(36)中的谓语“赢”表示了一个有终结的事件,“硬”或“晒”的出现没有问题;然而,例(37)、(38)中谓语“喺校园度慢慢行”表示一个没有终结的事件,后置虚词“硬”或“晒”不能出现;但前置虚词“一定”和“都”却没有这个限制,如例(39)、(40):

(35) 佢赢硬。他一定赢。 (36) 佢地赢晒。他们都赢了。

(37) *佢喺校园度慢慢行硬。他一定在校园里慢慢走。

(38) *佢地喺校园度慢慢行晒。他们都在校园里慢慢走。

(39) 佢一定喺校园度慢慢行。 (40) 佢地都喺校园度慢慢行。

虽然第二、三类框式虚词结构的后置虚词整体上对谓语的要求没有第一类的词尾那么多,但相对于前置虚词来说,部分后置副词和句末助词对谓语的语义理解也有一定的影响。以第二类框式虚词结构的前后置虚词“差唔多……咁滞”为例,只使用“差唔多”的例(41)往往用来描述静态的环境,而使用“咁滞”的例(42)有一种动态的意义,对照普通话的译文正好看出这两句的差别:^⑧

(41) 杯水差唔多满。这杯水差不多是满的。 (42) 杯水满咁滞。这杯水差不多快满。

属于第三类框式虚词结构的后置虚词“住”跟前置虚词“暂时”“比较”,“住”不能跟那些表示状态的谓语一起出现,如例(43)的“属于”,但例(44)“暂时”却没有这个限制(林慧莎 2005):

(43) *唔属于我住。暂时不属于我。 (44) 暂时唔属于我。

有些后置虚词甚至对述语有音韵上的要求,例如第一类框式虚词结构表示情态的后置虚词“硬”往往依附在单音节的述语后(Tang 2003),但同样表示情态的前置虚词“一定”却没有这个要求。例如:

(45) 佢查硬呢件事。他一定调查这件事。 (述语“查”是单音节)

(46) ?佢调查硬呢件事。 (述语“调查”是双音节)

(47) 佢一定调查呢件事。

其次,即使前后置虚词的基本意义一样,后置虚词往往表达了一些前置虚词所缺乏的“额外”意义。在第一类框式虚词结构里,不少的后置虚词表示了一些“额外”的词汇意义。比如,虽然例(48)和(49)的“翻”和“再”都表示重复的意义,但相比之下,“翻”却增加了一种表示已经中断的动作重新恢复进行的意义(詹伯慧 1958)。至于(50)和(51)的“定”和“预早”,虽然都表达时间上预先的意义,但“定”还隐含了一种妥当、好的结果意义(饶秉才等 1981):

(48) 佢教翻书。他再教书。 (49) 佢再教书。

(50) 我会印定份(handout)。我会预先复印好那份大纲。 (51) 我会预早印份(handout)。

第二类和第三类框式虚词结构的部分后置虚词,还兼负起表示语气的功能,这是前置虚词所缺乏的性质。以后置虚词“添”为例,粤语有两个“添”,在语义上,一个表示与预设异,跟前置虚词“仲”形成一个框式结构,如例(52);一个表示宾语数量增加(詹伯慧 1958,张洪年 1972等),跟前置副词“再”形成一个框式结构,如例(53)。如果把后置虚词拿走,相比之下,例(54)所缺乏的是那种惊讶、强调或夸张的语气,而例(55)所缺乏的是那种祈使、希望或请求的语气(黎美凤 2003):

(52) 唔单只冻, 仲落雨添! 不光冷,还下雨呢! (53) 再饮杯添。再喝一杯。

(54) 唔单只冻, 仲落雨。 (55) 再饮杯。

又例如“究竟……先”这一组结构,虽然“究竟”和“先”都用在疑问句里而且两者的意义都差不多,但“先”的使用往往表示了一种不满、劝阻、质疑、建议、要求说明等语气(郑定欧 1997)。相比之下,例(56)和(57)的差别是在语气方面,前者有点儿不满、质疑的意思,而后者却比较中性:

(56) 究竟边个去先? 究竟谁去? (57) 究竟边个去?

后置虚词这种“额外”的词汇意义、语气往往在语用上造成风格上的变化。以“一定……硬”这一对虚词为例,例(58)可以用在比较严肃的语境,相对来讲,例(59)的“硬”比较“俗”,如果用在严肃的场合,似乎不太妥当:

(58) 陈教授一定嚟。陈教授一定来。

(59) ?陈教授嚟硬。

至于第二类框式虚词结构“差唔多……咁滞”也有相似的情形。前置的“差唔多”多用在比较正式、严肃的话题,而后置的“咁滞”多用在比较轻松的话题(张庆文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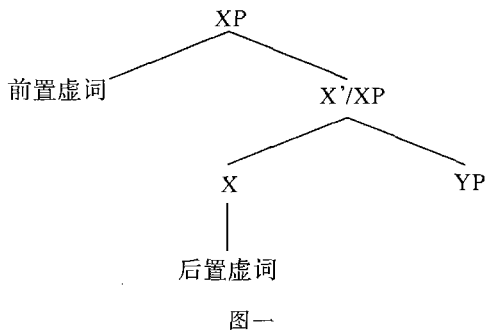
(60) 佢差唔多死喇。

(61) 佢死咁滞喇。

综上所述,虽然框式虚词结构的前后置虚词在语义上相当接近,然而,我们发现后置虚词对主语/谓语有较多的语义要求,而且后置虚词往往进一步表达了一些前置虚词所缺乏的意义和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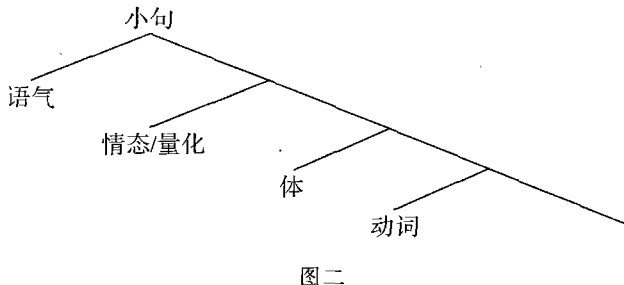
五 框式结构与短语结构理论

所谓“框式”,我们在上述的讨论里主要考虑到它们一前一后,形成一种线性的关系,在句子里组成一个“框”。至于从句法学的角度来考虑,究竟它们有怎么样的关系呢?在以下的讨论里,我们依据生成语法的句法理论,提出我们对粤语框式虚词结构的句法分析。



我们假设框式虚词结构里的前后置虚词组成一个短语 (phrase)。后置虚词是这个短语的中心语 (head), 词类上属于功能词 (functional word)。至于前置虚词的位置, 我们认为在句法上位于该短语的指定语 (specifier) (Cinque 1999) 或者作为该短语的附接语 (adjunct), 如图一所示^⑧ (图中的 X 代表一种功能词, XP 就是由这个功能词所组成的短语^⑨):

前后置虚词所形成这种“指定语—中心语”或者“附接语—中心语”的句法结构, 代表了两者之间一种密切的语义关系。参考 Borer (2005) 的分析, 我们认为后置虚词表达了一个开放值 (open value), 而前置虚词基本上作为限定这个该开放值的一个算子 (operator)。在有些情况里, 前置虚词的出现是必需的。Lee (2004) 指出当后置虚词“开”跟静态谓语一起出现时, 如例 (62) 的“病”, 前置虚词“不嬾” (一向) 的省略不能接受。我们认为“不嬾”的作用是用来限定“开”的量化范围:^⑩



(62) 佢*(不嬾)病开。他一向都病。

如果把图一的 X 赋予不同的语义特征 (例如体、量化/焦点、情态、语气等), 并且把 XP 放在句法结构的不同层次, 就可以形成不同的语法关系 (例如词尾、副词、句末助词等), 从而推导出不同的框式虚词结构。按照目前生成语法的观点 (Beghelli and Stowell 1997,

Cinque 1999 等), 在动词/动词短语之上, 功能词短语大体上有如图二的层次分布:^⑪

粤语的情况, 我们认为跟体有关的框式虚词结构 (例如“再……翻”等) 在较低的位置, 贴近

动词短语;跟语气有关的(例如“究竟……先”)在最高的位置,跟动词短语保持最远的距离(邓思颖 2002);至于那些跟情态、量化有关的(例如“一定……硬”、“都……晒”等)应该在中间的位置(Tang 2003, 邓思颖 2003)。

如果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话,前后置虚词所形成的“框”不仅仅是线性关系的前后两个成分,而是在句法上组成同一个短语,形成了一种局部(local)的关系。换句话说,前置虚词必须跟作为中心语的后置虚词走在一起,不能出现在“太远”的位置。假如词尾和后置副词出现在句法结构中间的层次(例如表示情态、量化、体的框式虚词结构),那么跟它们形成框式的前置虚词也必须在中间的位置,不能在最高、最前的位置(例如句首的位置)。下面的例子证明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

第一类框式虚词结构:

(63)* 一定佢升硬。他一定升职。 (64)* 都佢地走晒。他们全离开了。

第二类框式虚词结构:

(65)* 先你搞掂呢啲嘢先。你先做好这些事情。 (66)* 再你饮杯添。你再喝一杯。

第三类框式虚词结构:

(67)* 咪你去嘞。你去不就行了吗?

我们发现,本文所提出的句法分析,正好为粤语前后置虚词不对称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从句法结构的观点来看,图一的指定语(前置虚词)在“上”,中心语(后置虚词)在“下”。简单来讲,由于在“下”的后置虚词较在“上”的前置虚词更为贴近位于下层的动词短语,因此往往形成后置虚词对述语/谓语有较多语义要求的现象。^③此外,由于后置虚词作为一个中心语,能够决定整个短语的性质,应该拥有较多的语义特征,在短语内处于一个决定性的地位。这样的句法地位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后置虚词往往赋予一些“额外”的意义和功能。^④

六 粤普虚词结构的差异:分析性 vs. 综合性

按照我们对粤语框式虚词结构的句法分析,我们认为粤语应该以后置虚词为“主”(即短语的中心语),而以前置虚词为“副”,作为修饰、限制后置虚词的功用。从虚词组合的格式来讲,粤语和普通话有显著的差别,后者比较欠缺这种框式虚词结构。如果把上述粤语框式虚词结构的句子对应为普通话的句子,普通话往往只有前置虚词而缺乏后置虚词那个部分。尽管普通话在表面上也有一些貌似框式虚词结构的现象(例如“刚刚……来着”、“是……的”等),然而,总的来讲,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类型上都远远比不上粤语的丰富。按照表达意义的功能来讲,普通话仍然以前置虚词为“主”,而以后置虚词为“副”。粤语和普通话虚词意义的侧重点似乎有所不同。从句法学理论的角度来考虑,为什么粤语和普通话虚词结构有这样的差异呢?

我们认为,粤语的虚词结构具有“分析性”(analyticity)的特点,而普通话的虚词结构相对地具有较多“综合性”(synthesis)的特点。所谓“分析性”,主要是指语法关系往往透过词序、虚词等手段来表示,词序对决定和判别词的性质有重要的作用。粤语,如果采用虚词来表示某种语法作用或某种逻辑概念,虚词结构往往拆分为前后置两个成分,呈现了断续性(discontinuity)的特点。前后置虚词的句法层次固定(即形成“指定语/附接语—中心语”的关系),并且依靠固定的词序来决定前后置虚词的关系。粤语框式虚词的断续性具备了分析语言的特点(Huang 2005, cf. Baker 1996)。

至于普通话的虚词结构,在表面上并没有分拆为前后置虚词,功能主要集中在前置虚词身

上。因此,普通话的前置虚词理论上应该兼负部分后置虚词的功能。由于普通话往往欠缺后置虚词,前置虚词的省略没有粤语的那么自由灵活。比起粤语来讲,普通话的前置虚词在词库里所包含的语义信息应该比粤语的为多,在句法里应该负担更重的任务,造成了所谓“以前置虚词为主,以后置虚词为副”的现象。虽然普通话的前置虚词并没有采用任何形态变化来表达语法意义,但相对地已具备更多综合语言的特点。如果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话,在虚词的层面来说,粤语是分析性的,而普通话具有较多综合性的特点。

七 结 语

本文把粤语常见的虚词按照框式的观点进行描述性的分类,按照词类的划分,我们把粤语框式虚词结构分为三类。我们的发现有以下几点:

(一)后置虚词对述语/谓语有较多的要求,而且往往进一步表达了一些前置虚词所缺乏的意义和功能。

(二)在句法上,前后置虚词组成一个短语,后置虚词作为这个短语的中心语,前置虚词在指定语或附接语的位置,形成了一个局部的关系。

(三)在虚词的层面来说,粤语是分析性的,而普通话具有较多综合性的特点。

附 注

① 在文献上,有学者按照语法关系把粤语的后置副词称为“后置状语”。

② 我们这里所说前后置纯粹是现象的描述,并不隐含和牵涉任何句法上的分析,例如前后置副词的形成与句法移位的关系、句法移位的方向等问题。

③ 在本文初稿完成后,施其生先生(1995)向笔者指出,对于粤语虚词的语法,他也有相似的观察:“一前一后两种修饰性虚成分可说旗鼓相当”。

④ 在本文的例子中,我们用‘——’单底线表示前置虚词,用‘~~~~’波浪底线表示后置虚词。

⑤ 情态的框式结构“最好……翻”表示应有形状,事件的框式结构“再……翻”表示本有性状(张洪年1972),两者的区别跟后面名词性成分的有定/无定有关(邓思颖2001)。

⑥ 我们原本在本文的初稿把“我净系饮得一杯咖啡(我只喝了一杯咖啡)”中的“净系”和“得”当作一个框式结构。我们现在修正这个看法,认为“净系”和“咋”组成一个框式结构,属于下文所讲的第三类;至于“得”与“净系”、“得”与“咋”的关系较为复杂,我们拟另文专析这个问题,或见 Tang(2002)初步的讨论。

⑦ 感谢施其生先生向笔者指出“唔通……咩”这一组框式虚词结构。

⑧ 有关粤语“差唔多”和“咁滞”的差异,详见张庆文(2005)的讨论。

⑨ Koopman(2000: § 11)曾假设语法是不允许显性的指定语/附接语和显性的中心语在同一个短语内同时出现。如果粤语框式虚词结构的句法分析是对的话,她的假设值得斟酌。

⑩ 形成后置虚词的词序有两个可能性:(一)中心语在后;(二)中心语在前,但透过谓语提升推导出中心语后置的词序。有关第二个可能性,请参考 Tang(1998,2003)、邓思颖(2003)的讨论。

⑪ 按照 Lee(2004)的分析,“不𨵿”在语义上为量化词“开”提供了一个限制域(restrictive domain)。

⑫ 图2只粗略表示语气、情态、量化、体等功能词短语大概的位置,特别是情态和量化的分布或许有其他的可能性,具体的位置仍有待日后研究。

⑬ 严格来讲,后置虚词跟述语/谓语之间密切的关系可以透过约束(binding)来实现(张庆文2005)。此外,如果采取谓语提升的说法(见注释错误!未定义书签。),中心语(后置虚词)是作为诱发谓语提升的动力,从而解释了后置虚词和谓语之间的选择关系。

⑭ 刘丹青向笔者指出,从功能语法学的角度来看,越是语法化(“虚”)的词类,就越容易负载表示主观性

的信息。粤语后置虚词在语法化的过程历史比较“虚”的,它们那些“额外”意义或许跟主观性有关。

参考文献

- 邓思颖 2001 《粤语助词“翻”的应用条件》,《中国语文通讯》第 60 期。
—— 2002 《粤语句末助词的不对称分布》,《中国语文研究》第 2 期。
—— 2003 《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6 《粤语“得滞、乜滞、咁滞”是否属于同一个家族?》,《中国语文研究》(将刊)。
黎美凤 2003 《粤语“添”的一些语言特点》,香港理工大学文学硕士论文。
林慧莎 2005 《粤语句末“住”的一些特点》,香港理工大学文学硕士论文。
刘丹青 2003 《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麦耘、谭步云 1997 《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饶秉才等 1981 《广州话方言词典》,香港:商务印书馆。
施其生 1995 《论广州方言虚成分的分类》,《语言研究》第 1 期。
詹伯慧 1958 《粤方言中的虚词“亲、住、翻、埋、添”》,《中国语文》第 3 期。
张洪年 1972 《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张庆文 2005 《粤语的程度副词“咁滞”》,第十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香港中文大学。
张双庆 1997 《香港粤语的动词谓语句》,李如龙、张双庆编《动词谓语句》,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郑定欧 1997 《香港粤语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Baker, Mark C. 1996. *The polysynthesis parameter*.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ghelli, Filippo, and Tim Stowell. 1997. Distributivity and negation: the syntax of *each* and *every*. *Ways of scope taking*, ed. by Anna Szabolcsi, 71—107.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Borer, Hagit. 2005. *Structuring sense Volume 1: in Name On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inque, Guglielmo. 1999. *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ang, C.-T. James(黄正德). 2005. Syntactic analyticity and the other end of the parameter. Lecture notes. 2005 LSA Linguistic Institute, MIT and Harvard University.

Koopman, Hilda J. 2000. *The syntax of specifiers and hea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Lee, Po Lun Peppina(李宝伦). 2004. Affixal quantification: a syntax-semantics mapping approach to Cantonese suffixal quantifiers. Doctoral dissert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ang, Sze-Wing(邓思颖). 1996. A role of lexical quantifiers. *Studies of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26(1/2), 307—323.

—— 1998. Parametrization of features in syntax.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2002. Focus and *dak* in Canto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0(2), 266—309.

—— 2003. Properties of *ngaang* and the syntax of verbal particles in Canto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1(2), 245—269.

(邓思颖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HANYU XUEBAO

CHINESE LINGUISTICS

May 2006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Cao, Fengfu, On Grammaticalization Cycle

Based on the final nasal sounds or nasalized words denoting smallness in Chinese, the cycle in the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rough semantic and phonetic change, grammaticalization cycle is explained in detail. Meanwhile,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words denoting smallness are retrospect.

Key Words: grammaticaliz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cycle, final nasal sounds, nasalized words denoting smallness

Tang, Sze-Wing, A Syntactic Analysis of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 of Function Words in Cantonese

In this paper, function words in Cantonese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in terms of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 Although pre-function words and post-function words in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 are quite similar semantically, the latter imposes more constraints on the predicate and conveys some additional meanings that pre-function words lack. Syntactically, pre-function words and post-function words form a phrase that is headed by a post-function word. Considering the morphology of function words, it is argued that Cantonese is analytic while Putonghua is more synthetic comparatively.

Key Words: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 function words, Cantonese, syntax

Nie, Zhiping, A View on the Congruity Between Dialect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Beijing Dialect from the Point of the Closed Class

In the paper Dialect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Beijing Dialect are compared from the point of the closed class like suffix, pronouns, etc. and the percentage of congruity between words in these two dialects is 95.24%, which proves the viewpoint held by Lin Tao about the division of Beijing official dialect and the evolution of Beijing dialect in etymology.

Key Words: Beijing official dialect, Beijing dialect, dialect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lexicology, comparison, cognate

Zhang, Dexin, On the Shift from Word-centered Teaching to Character-centered Teaching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CSL)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word has been the teaching focus in TCSL, but the teaching result is not satisfactory. In recent years, character has been proposed as the focus in teaching. The paper holds that character-centered teaching represents a correct direction in teaching because character is the smallest unit of writing and the combination of form, sound and meaning.

Key Words: word-centered, character-centered,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CSL)